

昆曲大师沈璟和吴江派——读顾聆森先生的《沈璟与昆曲吴江派》

陈兆弘

作者赐稿

—

顾聆森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研究“沈学”，诚如文化部昆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刘厚生为他的近著《沈璟与昆曲吴江派》所作的序言所说，他的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章，“都燃烧着他几十年的心血”。承蒙作者惠赐大作，拜读此书后，我和昆曲研究权威刘老先生一样，“对聆森同志这样甘坐几十年冷板凳，力争不说一句空话的学者，从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。”

《沈璟与昆曲吴江派》论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命题：在明代嘉靖之前，昆曲只是一个“止行于吴中”的民间声腔之一，几十年后却一跃而为家传户诵“四方学者皆宗吴门”的全国性大剧种。而昆剧史无前例大流播的一个关键，则应当归功于吴江的一位曲学大师沈璟以及以他为领袖的“吴江派”。

《沈璟与昆曲吴江派》不仅通过明中叶吴江的社会经济、人文背景和戏曲环境的分析，论述了吴江派的产生原因，而且首次提出了昆曲艺术具有两种属性：贵族性和市民性。该书说到：魏良辅创立昆曲于贵族厅堂的红氍毹上，其高雅的辞藻，开始被称为“骈俪派”，与普通市民的审美旨趣有太大的距离；而其时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，以丝织业为龙头的城市经济蓬勃发展，城市市民阶层迅速扩张。身处丝绸之乡吴江的曲学家沈璟，大力主张昆曲语言要回归生活，实现本色化。著者认为，沈璟的本色理论乃是城镇市民艺术审美观念的一种概括。沈璟也因此开创了昆剧的一个重要流派——吴江派，并借此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戏曲“本色运动”。“本色运动”造成了昆曲观众结构的巨大改变，从而推动了一种与家班性质不同的，以商业赢利为主要目的的职业戏班的大发展。职业戏班的繁荣，使得昆曲终于从贵族厅堂中突围出来，占领了城乡广阔的舞台，并使传奇剧本摆脱孤芳自赏实现雅俗共赏。著者又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昆曲艺术“贵族性”和“市民性”在曲学中的交互关系，沈璟在民间戏班大发展的过程中，又及时提出了“音律”规范，规正了昆曲音乐的发展方向，确保了魏良辅创立的昆曲不因“通俗化”的冲击而失去正宗高雅的韵味。“本色论”和“音律论”是吴江派曲学理论的两

大支柱，正是“雅”和“俗”的粘合剂，使昆曲既能得到士大夫贵族阶层的青睐，也能受到普通市民阶层的欢迎，最终奠定了她雅俗共赏的基础，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，从而在清初造成“家家‘收拾起’，户户‘不提防’”的大普及局面。

《沈璟与昆曲吴江派》对于沈璟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，与此同时，著者还以沈璟的《南九宫十三曲谱》为基础，选择了至今尚流行于昆曲舞台的 156 支曲牌，编成《常用昆剧曲谱》，为当代人编剧、填曲提供了一个简明而实用的检索工具，从而搭建成了“沈学”研究的宽阔平台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沈璟的学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，过去长期受到贬低，吴江派也因此昆剧史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。顾聆森先生《沈璟与昆曲吴江派》一书，通过发掘沈璟和吴江派的曲学理论精髓，赋予了吴江昆曲圣地的光环，昆曲吴江派因此成了吴江市的一张熠熠生辉城市名片。昆曲发源于昆山，发祥于苏州，发迹于吴江，最终成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。